

• • • •

主编 彭松乔 吴艳

大别山之谜： 刘醒龙创作研究

但红光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江汉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木文库（第一辑）

JIANGHAN UNIVERSITY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LIBRARY



大别山之谜：

刘醒龙创作研究

藏书



但红光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大别山之谜：刘醒龙创作研究 / 但红光著，—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8

ISBN 978 - 7 - 5161 - 9998 - 5

I. ①大… II. ①但… III. ①刘醒龙—
文学创作研究 IV. ①I20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047622 号

出版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张 涯

责任校对 朱妍洁

责任印制 李寡寡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刷 北京明恒达印务有限公司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7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15.5
字 数 229 千字
定 价 65.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 : 010 - 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江汉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术文库》学术委员会
(以姓氏笔画为序)

庄桂成 吴艳 肖敏 张贞 黄珏 彭松乔 曾丹 潘世松

目 录

导论 还原作家的心灵史	(1)
第一章 流浪的灵魂：刘醒龙的文学地图	(37)
第一节 我从何处来？	(39)
小镇与学校—工厂—文化馆	
第二节 我是谁？	(55)
非纯粹的乡土作家—外乡人的故事—亲情故乡	
第三节 我到哪里去？	(71)
一代人的精神走向：城乡之间徘徊—乡村政治与 革命历史—优雅高贵与大善大爱	
小结	(86)
第二章 爷爷的山寨	(88)
第一节 谜的起源与营造	(89)
作品总评—大别山区文化—神秘主义诗论	
第二节 “大别山之谜”系列作品	(98)
地域背景下的文学景观营造—传统与现代的 思想交锋—爷爷与巫	
第三节 “谜”以外的作品	(117)
《黑蝴蝶，黑蝴蝶……》的代表性—迷茫寻找的 印记—过渡与开启	
小结	(130)

第三章 父亲的乡镇	(132)
第一节 现实转向与寻父意识	(133)
市场化的困惑与寻父意识—《一碗油盐饭》带来的 变化—由景到人，由山到村	
第二节 大别山人物谱系图	(146)
乡镇领导系列—文化馆官员系列—乡村人物 系列—城市人物系列	
第三节 批判与分享：时空之惑	(161)
国民性批判—社会文化批判—城乡对抗—灰色 背景下的父辈形象	
第四节 乡村政治与“现实主义冲击波”	(174)
“现实主义冲击波”的发生及其评价—“现实主义 冲击波”对刘醒龙的影响—整体评价刘醒龙 此期的现实主义创作及其嬗变	
小结	(193)
第四章 奶奶的天堂	(196)
第一节 仁爱与包容的追寻	(197)
《致雪弗莱》的转折意义—从父系到母系—纯洁、高贵的白	
第二节 长篇的历程：刚健与阴柔的二重奏	(205)
国民性批判与时代批判—历史与情感—人生哲学	
第三节 《圣天门口》	(215)
总结性作品—圣与善的实现	
小结	(224)
结语 有灵魂和血肉的写作	(227)
参考文献	(232)

导论 还原作家的心灵史

张承志在《心灵史·前言·走进大西北》中说：

我站在人生的分水岭上。
我如此渺小；而世界却在争抢着我。
而我的任务，却是描述他们。^①

王安忆在小说讲稿《心灵世界》中认为，小说不是现实，而是个人的“心灵世界”，这个世界有着另一种规律、原则、起源和归宿。这个心灵世界的价值，就在于开拓了精神空间，建筑了精神宫殿。^② 对作家而言，描摹现实只是表象，而真正的本质是其通过具体的事件表达出的心灵空间和精神内涵。

对刘醒龙作品的研究，现有的走向大多是文化社会学方向；刘醒龙之被文坛关注，主流意识形态一直发挥着关键作用，无论是《村支书》《凤凰琴》《分享艰难》，还是《圣天门口》《天行者》，主流意识形态那“看不见的手”似乎总在背后起着作用。但事实是，刘醒龙还有“大别山之谜”系列神秘、怪诞、先锋意味明显作品，还有《红颜》《秋风醉了》《大树还小》《弥天》《致雪弗莱》等一系列与主流意识形态并不合拍的作品，但关于后者的批评文章少之又少；

^① 《心灵史》（改定版），湖南文艺出版社2012年版，第3页。

^② 《心灵世界：王安忆小说讲稿》，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2 大别山之谜：刘醒龙创作研究

批评的选择性可见一斑，但过分失之单调，且与文学似乎偏离太远。艾布拉姆斯认为“作品、宇宙、作家、读者”是组成文学密切相关的四要素，但对于刘醒龙的创作研究，长期以来似乎只有宇宙，作品、作家和读者因素极少涉及。它反映了刘醒龙研究中极为不正常的现状：批评基本只关注“写什么”，而绝少关注“怎么写”，至于“为什么写”更加少人问津。这一现状与刘醒龙创作的现实观照不无关系，但写作首先是作家的主观映照下的客观现实，在关注严峻、敏感的现实的同时，对作家个人的心灵世界给予重视尤为重要。

在《镜与灯——浪漫主义文论及批评传统》中，艾布拉姆斯同时指出，作家的心灵既像“镜子”一样反映客观世界，更如“灯”一样照亮客观世界，照亮自己未知的领域，在事物中投射出自己的主体精神，展示出自我的存在。这一理论表明作家主体精神对写作的决定性作用。因此，在我们对客观世界进行探讨之外，对于作家心灵的探讨亦不可或缺。从心灵史方面解读刘醒龙的创作是本书靠近刘醒龙写作的方式。

一 本选题的研究意义和学术价值

选择刘醒龙作为研究对象，除了作家本身的重要性之外，更因为刘醒龙研究现状尚有很多的片面性和误解及不足之处。

文学史上总有这样一批作家：他们并非处在潮流前沿，但却能不时地显示出其存在的价值；他们的作品也许并不畅销，但在相对主流的文学评价体系中，却常常能够脱颖而出^①；在同期或其后的文学史书写中他们不一定能留下深刻印记，但作为圣殿的基石，他们亦是无法撼动的存在。我认为，刘醒龙就是这样的一位作家。很难说他真正引领过某种文学潮流^②，读者群偏小且较为传统、边缘^③，覆盖其创

① 这里主要指官方的文学评奖体系。

② 刘醒龙曾被当作“现实主义冲击波”的代表作家之一，但作者个人一再否认，反复撇清。

③ 在《我的心灵在成长》中，刘醒龙说：“我的读者群从来不大……我前期作品更多的读者生活在中小城市。”参见江汉大学作家作品研究资料中心编《刘醒龙研究资料汇编（三）》，第719页。

作时期的现有文学史著作从没有专列章节讲解过，甚至提及的也不多。但这并非说明其不重要，只能说他不讨巧，作品缺乏过分炫目的标记性特征；既没有语言、结构等叙述形式的标新立异（强烈的先锋性），也没有题材和内容方面的惊世骇俗（如私人化小说）。在强调异质性和以知识归类为特征的文学史写作中，他们很难得以出头，在讲求卖点的市场大潮中，他们的作品很难热销。他们要想凸显自己只有一种途径：厚重！——像江底的岩石一样，抵抗潮来潮涌，大浪淘洗，将自己沉潜。

迄今为止，国内重要且权威的文学奖项都认可过刘醒龙作品的价值，他既获得过包括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庄重文文学奖、屈原文学奖等专家评定的重要奖项，也多次获得大型文学选刊《小说月报》百花奖、《中篇小说选刊》文学奖及《上海文学》等读者投票产生的小说大奖。在当今国内作家中，享有同等荣誉的寥寥可数。这种官方和民间、专家和大众的多重认可，无可争辩地宣示了其价值。但这种文学性上的价值并不总能转化为市场价值和批评价值。这种不同价值间的脱节现实是刘醒龙等现实主义风格作家很难避免的宿命，但是作为研究者，既有必要关注文学圈内的新异特质，亦有必要避热趋冷，关注不回避现实，在思想深度和人性探索方面表现突出的作家和作品。

从 1979 年开始创作^①，到如今刘醒龙的创作已经历经 34 年；从 1984 年发表第一部作品至今，刘醒龙已经驰骋文坛 30 年。在不同时期他都取得了值得重视的成果，但对这些成果，现有的批评界还没有作出过全面或比较深入的评判。作为一位有影响、有价值的作家，批评界理应在不同历史时期对其作出应有的总结、梳理与反馈，以尊重其创作成果，表彰其独特的精神给予，并激发或影响其进一步的创作。

刘醒龙的创作无论从个体意义上还是从类的代表性上，都有其值

^① 参见樊星《跋：生命中不可缺少之重》，见刘醒龙《秋风醉了》，长江文艺出版社 1994 年 8 月版，第 363 页。也有文章谈到其文学创作始于 1978 年或更早。

得发掘的价值。

个体方面，刘醒龙的创作有着鲜明的地域特色。这种地域特色一方面体现在作品的楚地风俗、民情特征明显。另一方面体现在地貌特色极其突出，大别山区山水缠绕、云遮雾罩，天堂寨、牛背脊骨山、倒挂金钩岭、东河、西河、美女现羞瀑……在某种程度上，这些都已经成为其小说的特色和角色之一，值得关注。再者，他笔下的大别山历史有着丰富和深厚的内涵，交织着革命、暴力、忠诚与背叛、愚昧与文明……值得挖掘。

同时，他还有着稳定的创作立场和价值取向，沉潜但并不停歇的掘进姿态，并取得了丰硕的创作成就。他来自山村，以山村知识精英的眼光看世界，虽然充满乡土气息和愚顽感，但并不趋附潮流，人云亦云。他继承并坚守着古老的父辈哲学，在长年的创作中不断修正并完善自己的认识，以似乎笨拙但却坚韧的艺术方式表达了一种与众不同，不被关注，但却不容忽视的生命哲学。从最初走上文坛时的“大别山之谜”系列小说始，刘醒龙就立足自己所处的大别山区，以魔幻的手法和近乎寻根的姿态表现大别山区人们的愚昧与智慧，善良与凶残，以及对自然、社会、生活陈腐却自成一体的生存哲学。20世纪90年代初，刘醒龙抛弃了原始气息浓郁的奇幻又腐朽的根基梳理，在多个层面展开了其对乡村世界的探索，作品直指当下，具有很强的现代感和现时性：在《村支书》《凤凰琴》《农民作家》等一系列作品中，他敏锐地将目光转向了村支书、代课教师及农民知识分子三类的乡村精英，表达了他们面对传统与现代的矛盾与彷徨，在社会上产生了较大反响；同期，《秋风醉了》《清流醉了》《暮时课诵》等作品表达了他对城镇下层官员精神层面的关注与挖掘，表达了中国式的官场文化，在一定层面上开了官场小说之先河；而长篇《威风凛凛》则以历史追溯的方式挖掘了民间善与恶的根源，超脱了具体问题小说的窠臼，表现出了较好的哲学思辨意识。90年代中期，《分享艰难》《挑担茶叶上北京》《路上有雪》等的问世使刘醒龙成为“现实主义冲击波”的代表人物，作品主要书写的是乡镇干部在市场改革与民生吁求间的两难平衡。在《大树还小》《黄昏放牛》等作品

中，刘醒龙关注到城乡对立的二元格局，并对之展开了深入的探讨，这种探讨在长篇《生命是劳动与仁慈》中较深层次地得到体现，并回到了前一阶段提出的善恶主题，对之作答，认为唯有劳动和仁慈才能解决社会改革中的恶习与不义。他长期的写作过程同时也是自我学习、思考与成长的过程，新世纪以来，刘醒龙通过《政治课》《痛失》等作品进一步修正以前的认识，最终在《圣天门口》《天行者》等作品中将其长期的探索与追寻形成了相对完善的哲学认识，并通过艺术性的形象体系表达出来。

在整体创作风格上，刘醒龙秉承传统的现实主义，敢于直面现实社会问题，极其敏锐地指出，并痛陈、批判，寻求解决之道；作品厚重、朴实，但并不呆板。在现实的同时，亦能以浪漫的手法表达其飞扬的人生情怀。

总体而言，刘醒龙迄今为止的创作中坚持不懈地关注山村人民的生存表象与精神实质，并以山村为突破口进而思考整个中国的社会现状与精神内在，试图对民族甚至人类的生存提出自我的哲学思考。长期以来，刘醒龙被视为乡土作家，在都市日益强大，乡村日益式微、文学大量城市化与物质化、欲望化的今天，这种对作为文学之根，家国根基的乡土的坚守值得敬佩与关注。但刘醒龙并非局限于乡村生活的原生态展示，他的作品同时展露了无穷的意蕴与开放性的主题，如三农问题、城乡问题、乡村知识精英的出路问题、知青问题、“文化大革命”问题、革命与传统、传统与现代的对接问题、人性的改造与社会的救治问题，等等。

同时，刘醒龙又代表了共和国（“50后”）一代作家的整体创作风貌，与其后的作家们形成了整体的区分。这一代人与共和国共成长，历经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苦难与兴衰，乡土气息浓厚，忧患意识深重，精神偏于高蹈，既承续了传统，又直面着现代的冲击。作为即将步入退休年龄（60周岁）的一代人，他们既是共和国的同龄人，也是我们即将老去的父辈的代表，但这一批作家们却正走向他们人生的高峰，批评界应该总结他们宝贵的精神财富。

另外，刘醒龙研究又存在极大的片面性和误读。因为题材的现实

特色，刘醒龙创作社会性的一面被不断阐发，意识形态的需要掩盖了作家鲜明的个体特色和其作品整体体现出的独特意蕴；其作品似乎问题意识极强，具有极强的社会参与意识和针砭力度。但实际上，在刘醒龙现实的题材和沉重的责任感背后隐藏着一颗浪漫、纯洁的心灵和对于社会秩序、道德伦理和自我归属等方面的理想化设计和焦灼的探寻欲望，但这些却很少受到关注。

二 研究现状及本书的创新之处

迄今，关于刘醒龙的研究总量还比较少见，整体表现为零碎化和应景式，学术含量不够。在《中国知网》“哲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类下以“刘醒龙”为主题进行检索，共得到相关信息 626 条，除去重要报纸上的介绍性文章（259 篇）、各类文学性作品及作者本人的创作谈（50 篇）和重复文章及简单提及类文章等外，真正发表在各类学术刊物、会议论文和硕、博毕业论文总计 200 篇（部）左右^①；江汉大学语言文学研究所 2010 年 6 月版《刘醒龙研究资料汇编》收录包括 42 则创作谈在内的各类研究信息共 211 篇^②。直接以刘醒龙创作为研究选题的硕士论文共有 13 篇，博士论文 1 篇^③；《中国知网》之外的相关专著只有程世洲 2000 年出版的《血脉在乡村一侧：刘醒龙论》；在研究性文章中，解读单篇小说的文章占了绝大部分，对其作品全面整体观照的文章极其少见；真正覆盖其各时期重要作品，进行整体研究的著作，仍未见到。这样的研究总量和现状对于有 30 年持续文学创作历史，获得过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等多种重大文学奖的作家而言委实有些寒碜。

在所有的研究性文章中，从全局把握刘醒龙创作的文章并不多

^① 为 2013 年 8 月 10 日上午 11:37 分数据。数据因时间和检索方式不同而具有极大的变化。2012 年 10 月 23 日，笔者在《中国知网》“中国文学”类目下检索关键词“刘醒龙”得到信息 466 条，排除各类报刊介绍和作者个人署名的作品，共得到学术类文章数为 153 篇，其中包括 11 部以刘醒龙为研究对象的硕士论文，无博士论文。

^② 江汉大学武汉作家作品研究资料中心编：《刘醒龙研究资料汇编》，2010 年 6 月版。

^③ 硕士论文涉及刘醒龙作品的共有 26 篇，博士论文涉及刘醒龙作品的共有 4 篇。

见，且现有的文章的全局性实际是较为不足的。程世洲《血脉在乡村一侧：刘醒龙论》是最早研究刘醒龙创作的专著。该书从文本读解入手，勾画出刘醒龙的生命流程与创作流程、道德理想与文化坚守，对刘醒龙在城市题材与性爱话语方面的开拓作了比较深入的评析，不足之处是文章构架不够清晰，过分局限于文本分析，过程研究极其有限，视野也不够开阔；对刘醒龙 20 世纪 80 年代的作品仅限于提及；因为出版较早，对分量最重的刘醒龙新世纪文学没有涉及，实为其 20 世纪 90 年代作品分析。唯一的博士论文《有灵魂和血肉的写作：刘醒龙小说研究》对刘醒龙的创作进行了阶段性梳理，并着重分析了其现实主义创作手法和优雅、高贵的风格，不足之处是过分简单，深度和广度都有欠缺；文章对刘醒龙“大别山之谜”系列作品着笔较少，对他影响较小但较有深意的作品缺乏交代；总体而言，流于现有研究成果的归纳和总结，新意不足。单篇论文王春林《刘醒龙小说创作论》较值得关注，文章从现实主义和历史书写角度从整体上论述了刘醒龙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的代表作品，认为这是一个美学上的增长和历史认识的逐步深化的过程。较早且较有学术心得的当数金宏宇老师发表于《黄冈师专学报》1991 年第 1 期的《刘醒龙“大别山之谜”系列小说述略》和彭韵倩发表于《文学评论》1993 年第 5 期上的《从迷的追寻到人的写真——评刘醒龙的小说创作》，前者从独特的地域文化切入探讨了刘醒龙写“大别山之谜”的原因，对刘醒龙的“大别山之谜”系列作品进行了具体的分类和文本剖析，并分析了其艺术特色，是当前对刘醒龙 90 年代前作品最早且唯一全面解读的成果，后者先局部后整体地解读了刘醒龙新现实主义初期及以前的创作，对其创作转型原因作了合理的分析，并找出了二者的承接点和共同之处，但二者因为写作较早而无法真正体现刘醒龙创作的整体性。此后，直至 2003 年郭学军的硕士论文《刘醒龙小说论》又一次力图整体论述刘醒龙的创作，文章用两章探讨了刘醒龙的现实主义特色和他对现实主义的新延伸，整体分析了其创作的乡土特色并指出了其创作局限性；文章新意不多，对此前关于刘醒龙创作的主要观点进行了较全面的总结，不足之处是对刘醒龙前期作品涉猎较少，由

于创作时间的局限，对后期重要的作品《圣天门口》等均未涉及。2005年第5期《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上苏晓芳《文明的质询自然的挽歌——试论刘醒龙小说中的道家文化意蕴》认为道家文化贯穿在刘醒龙乡村、乡镇与都市工业题材的小说之中，主要体现为对自然素朴的乡村文明的追慕、对异化人性的现代文明的厌弃，及其宽容柔顺的道德观和女性崇拜，是一篇较早从宗教情感和性别伦理分析刘醒龙创作的作品。而周新民《小说评论》2007年第1期《和谐：当代文学的精神再造——刘醒龙访谈录》则奠定了对刘醒龙创作的阶段划分，此后论者皆以此为准。借《圣天门口》的影响，2008年之后关于刘醒龙的硕士论文开始涌现，当年即有6篇问世。占所有以刘醒龙为题的硕士论文的近50%。这些论文中，李亮的《刘醒龙长篇小说论》最值得关注，该文以刘醒龙的10部长篇为对象，梳理了刘醒龙长篇小说的创作历程，分析其衍变过程，把握其小说创作的特色并指出其某些瑕疵，论见有一定新意，但依然失之简单和片面。另外，王明波的《“精神家园”的守望者——论刘醒龙对“精神家园”的寻找与建构》从“精神家园”的角度论述了刘醒龙小说不同时期“精神家园”的类型、衍变和代表性的人物，赵蕾的《刘醒龙小说中的文化品格》通过对刘醒龙小说的解读，从乡土情怀、现实审察、人文关怀等方面讨论刘醒龙小说的文化品格，力图整体呈现刘醒龙的创作图景。2011年，李鲁平《刘醒龙小说创作的艺术特色》概要地从地域文化、现实主义及历史书写三方面总结了刘醒龙的整体创作风格。

探讨刘醒龙某一时期创作或基于某一部或一类作品进行分析的文献占据绝大部分。1995年第5期《江汉大学学报》上，赵怡生和吕幼安分别发文《刘醒龙与新乡村小说》和《故事新说——刘醒龙“新改革小说”印象》，将刘醒龙90年代以来作品归为“乡土小说”和“新改革小说”；1996年雷达在《文艺报》第855期发文《现实主义冲击波及其局限》将刘醒龙与谈歌、何申等新现实主义作品称为“现实主义冲击波”，指出它们尖锐而真实地揭示以改革中的经济问题为核心的社会矛盾，注重当下的生存境况和摆脱困境的奋斗，

显示出一种共同的把握生活的方式和创作的新取向，但不能深触社会深层的问题，批判力度不够，从而掀起了一轮对“现实主义冲击波”的讨论与批判热潮。在讨论中，刘醒龙作品被评论家称为“在主流与边缘来回游戏滑动”，批判主体暧昧不清（见丁帆《论文化批判的使命——与刘醒龙的通信》，《小说评论》1997年第3期）。此后对刘醒龙作品现实主义创作风格剖析的论文持续出现。代表性的如王彬彬1996年《文艺争鸣》第1期发表的《当前文学中的现实主义问题》，秦晋在《文学评论》1997年第2期发表的《走向发展、开放、多元的现实主义》，1999年第2期《黄冈师专学报》沈嘉达的《现实主义品格·乡村情怀·生命意义——刘醒龙小说解读》较早地对刘醒龙作品的现实主义视阈进行了总结和简要类型概括，对其乡村书写的根源和作品的终极追求作了初步的探讨；1999年第3期《复旦学报》杨剑龙发表的《论新现实主义小说的审美风格》谈及了新现实主义贴近生活、直面社会、丰厚真实、注重人物等四个特色。《圣天门口》发表后，关于刘醒龙小说中的现实主义特色又一次受到集中关注，代表性的作品如《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08年第3期发表的《恢复“现实主义”的尊严——汪政、刘醒龙对话〈圣天门口〉》，文中刘醒龙强调了自己的现实主义手法并将其发展利用。李萍的文章《刘醒龙：现实主义作品都是正面强攻》（《深圳特区报》2011年11月25日）和翟亚军的《向内：“分享艰难”的一种方法——论刘醒龙〈天行者〉》（《文艺争鸣》2011年10月），2009年王香玲的硕士论文《善是一种信仰——从伦理维度论刘醒龙的现实主义写作》从伦理学角度探讨刘醒龙现实主义下的精神及伦理世界。

在小说题材类型方面，论者的切入点从多到少依次为：乡土，如曾镇南的《中国乡土小说三家略论》将刘醒龙、何申、谈歌三位作家的乡土风格进行了比较，以及吴晓红的《从土地上滋长出的个性——刘醒龙、陈应松小说比较》，程世洲的《现代审美视野中的新景观——刘醒龙“新乡土话语”的叙事分析》，陆琳的《刘醒龙的〈黄昏放牛〉与中国的乡土文学》，李正武的《对乡土中国的深切忧

患——作家刘醒龙印象》等；地域，如樊星的《湖北文学的地域文化版图》（《文艺报》2006年11月7日）讨论了鄂地不同的地域文学特征，对刘醒龙、邓一光、林白所书写的鄂东文学进行了大略概括，刘川鄂的《鄂地乡村的苦难叙事——以刘醒龙、陈应松为例》从直面、反思和悲悯三个方面思考了刘醒龙的地域性写作，周新民的《“文学鄂军”的精神气质与艺术风度——1990年代以来的湖北文学》从文化保守主义角度分析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湖北作家创作；知青，如郭小东的《中国知青文学——非主流倾向的现状表述》认为刘醒龙等的知青文学与以往主流价值观的知青文学不同，而贺绍俊的《绕不开理想情绪的知青小说》从理想情结方面分析了刘醒龙看似反知青的小说，认为二者实为一体，丁帆的《走出角色的怪圈——知青文学片论》则认为知青作家要跳出角色限制，理性反思知青文学等；父辈形象，如1999年刘兴祥的《寻找失落的人性——刘醒龙笔下农村基层干部形象初探》是关于刘醒龙创作的第一篇硕士论文，集中分析了刘醒龙20世纪90年代创作中的乡村干部形象，对其进行了分类，并用精神分析法分析了其精神世界，并比较了与同期作家笔下乡村干部的区别；其他，如历史小说、女性形象也多次被谈及，代表性的研究如余勤安的硕士论文《主题·模式·策略——刘醒龙小说叙事研究》，文章从叙事学的主题、模式和叙事策略三方面探讨了刘醒龙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创作。单篇作品，《圣天门口》受关注最多，评价也最高，陈晓明认为它是对现代历史的彻底还原——革命起源、革命主体、民间叙事和人性的还原，洪治纲认为它是史诗信念与民族传统的深层传达之作，宋炳辉认为它是极具史诗传统并对民族伦理进行了深刻反思，赵吉祥将它与《白鹿原》进行了比较，认为两者是基督文化与儒家文化间的不同；其次是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天行者》，《分享艰难》因为是“现实主义冲击波”代表作品之一，也一再被谈及，作为第一部长篇小说《威风凛凛》也多次被探讨。

总体而论，现有的刘醒龙创作研究在多个层面都有开展，也出现了较为深入的成果，但系统性研究，真正有创意、有发现的观点并不

多见，大量作品还处于表层，满足于人云亦云式阐释，且主要为针对单篇作品的散点式即兴之作，理论性强、观点新异、发人深省的作品不多。同时，这些批评都有一个最为显著的特色和共同的不足之处：过分重视社会学批评和文化批评，很少能关注到作家主体的精神世界和心灵发展史，很少关注作家创作的内部驱动。“文学是人学”，文学刻画人类社会生活，表现社会生活在作家心中的投影，但同时，“小说的写作，不仅仅是反映社会现实，而且是通过一系列人物的塑造和主体话语的营构来塑造自己的现实和历史的形象”^①。胡风认为文学创作是作家“主观战斗精神”的体现，作家不仅仅受制于现实生活，作家的创作更是主观精神与现实“肉搏”的体现，是对现实生活的一种拥抱、把捉，是对现实生活扩展的一种主观精神的体现，是一种“体验的现实主义”^②。在这其中，现实生活对作家主体的影响及作家内心激烈的斗争场景，都是应该得到重视并占主导地位的。因此我们有必要从作家个人的主体感受入手，寻找作家在作品中建构的心灵史和对现实的体验史。

因此，本书力图在前人成果的基础上，纠正上述不足和偏颇，展示出自己的新意：

（一）在作家与作品之间建立联系，知人论世地分析作家与作品，力图挖掘刘醒龙创作所展示的心灵史和他文学中反抗的世界和想要建立的世界。

刘醒龙的创作并非遵命文学，也非对现实原生态的展示，其作品中有一股非常强韧的质疑与反抗精神存在，这种从头到尾的不和谐展示了其内心与现实激烈斗争的存在，其作品在抗争什么，急欲建构什么，都是值得探析的问题。好在刘醒龙能比较深入地分析自己创作与自己生活之间的关系；他有比较成熟的创作理论，发表了较多的创作谈，且对外界批评十分关注。因此，对他进行知人论世地分析十分必

^① 参见黎湘萍《台湾的忧郁——论陈映真的写作与台湾的文学精神》，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版，第5页。

^② 严家炎语，见温儒敏《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06页。